



“思·诗·丝”的连接

启 明

他身材并不高大，体态也不威猛，站在人堆里却分外抢眼——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去大鹿岛的船上。那是公元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农历四月十八日）大孤山庙会，文化馆组织文化站长去大鹿岛开站长例会。那时候我刚到文化馆不久，对文化站长们都很陌生。他同二十几名站长一起站在船上，我只是投去了陌生的一瞥，他的形象就牢牢地泊在我的脑海里了。他头上戴顶“博士帽”，身上穿一套乳白色西服，黑色的衬衫配着赭色的领带，一身包装煞是靚人眼球。但让我过目不忘的却并不是那一身行头，而是他那张与黄种人截然不同的白里透红的脸。冷眼看去，那张脸分明就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或者俄罗斯人的脸：浓黑的眉毛下是一双自然带着笑意的微黄的眼；新刮过的两腮和嘴巴，白里透着青灰，愈发地显现其胡须原本的茂盛——他就是《男人独白》的作者张所文。

——是的，张所文是独特的。独特的张所文不独长相和衣着与众不同，其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也与众不同。与其接触至今已将近二十年了，在我看来张所文好像什么都敢干什么都能干：剪纸，组织乡村剧团，学医和行医，绘画，摄影，养花，办厂以及当过文化站长和正在当着文化分馆馆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地干了好多相互间不搭界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用一

句通俗的话来概括——张所文是一个很独特的“悟良人”。然而，“悟良人”张所文却不是一个可以包打天下、万事皆通的万能人。如果说，从十七岁开始他的剪纸作品带着乡村的质朴在北京《农村俱乐部》、《农村青年》等刊物上散发着田野的清新（迄今，已先后发表了《开闸放水》、《收获》、《科学实验》、《打农药》等共五十余幅作品），为后来从事民间绘画和艺术摄影创作孕育了联通互动的艺术细胞；而后来的组织乡村剧团和学医、行医——他的文艺演唱作品给乡亲们带来了朴实的欢乐，他的集中西医于一身的学有专长的医术给乡亲们解除过一定的痛苦，更是为后来的投身群众文化事业或者继续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奠定了更上层楼的牢固基础；如果说这些都体现了他的令人赞赏的成功的“悟良”的话，那么，他的“养花”和“办厂”则恰恰就是令人不敢恭维的“笨拙”的失败：养花养成了“草”——花的价格跌了，赶上草了，搭进去一万四千多，赔惨了。办厂办成“难得的糊涂”——被“难得的聪明”的人骗黄了，险些吃了官司受了处分。于是，“悟良人”张所文终于明白了他再怎么“悟良”也有“悟良”不了的事情；于是，缘于既定的“悟良”，他的面前就有了两种选择：一是开他的诊所当他的大夫，过衣食无忧的日子；一是投身于谁都离不了而又没有多少人愿意干的“文化”，与清贫相伴与雅趣为伍。面对这两种选择，张所文的表现常人的眼里就有点“不悟良”了，因为他选择了后者。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决定人生走向和生活质量（这里特指物质生活）的关键时刻，张所文的选择是充满了悖论意味的——一方面他舍弃了大多数人都想干而又没有多少人能干得了的乡村医生（不管人们情愿与否，医生在所有的行当中，是最能让人们不舍得花钱

也要把钱掏出来的职业，即便是乡村医生也一样），而选择了没有多少人能干得了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干的文化，以至于使得已经是文化分馆馆长的他竟然连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没有一间（调任东港市文化馆孤山文化分馆后住在孤山，一直没有房子），只能求朋友帮忙让妻子充当更夫，到了晚间他才好有理由住店似的也住进守卫室了。虽然他选择了文化而舍弃了医生、拒绝了优裕的生活，这尽管在常人眼里有点不可思议、有点“格色”（即与常人不一样，俗称“两路”），但张所文却因此而找到了可以让自己的“悟良”和“格色”得到充分阐发和尽情展现的舞台——于是，从一九七八年投身群众文化事业开始至今，张所文就一直带着涂满了“悟良”和“格色”的独特色彩，鲜明在人们面前。

实在说，最初我和张所文只是同行间的泛泛之交时，对其人其事颇不以为然，感觉其是形式大于内容。譬如我第一眼看到的那一身颇近“前卫”却又有些“不伦不类”的衣着，我就觉得那身行头不应该穿在一个来自山野乡村原本应该是素朴之人的身上。再譬如后来的名目繁多的含金量令人生疑的这个奖和那个杯的获奖以及令人目不暇接的这个“大辞典”和那个“名人录”的入选，我觉得不应该把自己“借给”那些“热心”帮助别人“出名”却“巧妙”帮助自己“捞钱”的人。这种感觉也许有“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的嫌疑，但有这种感觉的人却并非独我一个。然而，张所文就是张所文，他没有工夫去考虑别人在怎么想，也不在意别人在怎么说，兀自我行我素地阐发着自己的“悟良”，展现着自己的“格色”。后来，随着接触和交流的增多，特别是写这篇算是“序言”的东西要查阅相关的资料，才知道我最初的感觉有些“想当然”了。

实际上,从当年发表《开闸放水》等第一组四幅剪纸作品开始至今,四十多年间,张所文真的像“开闸放水”一样,在肆意地释放自己——举凡与文化乃至文学艺术有关的门类多有涉猎,用他自己的话说:“虽无引起轰动之大作,却有令人注目之小品”。据统计,迄今在各级报刊发表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有散文诗十五篇(其中在国家级报刊发表五篇,获奖三篇),诗九首(市、县级报刊),文艺演唱作品十一篇(市、县级演出和发表),群文理论研讨文章四十二篇(全部为市级以上报刊、理论研讨会发表和入选,其中获各级奖项二十七篇),出版论文集一部(为全国第一部文化站长个人论文集),发表剪纸及民间绘画作品六十七幅(全部为市级以上报刊,其中获奖十一幅)……或许正因为如此,其人其事才吸引了有关出版部门的眼球,其个人艺术简历及传略先后被收入《中国当代名人录》、《国际现代书画篆刻家大辞典》、《中国民间文艺家大辞典》等十八部大型辞书中。

“作为共和国最小的‘文化官’”(刘桂腾序张所文论文集语),多年来,张所文在文化站长的岗位上,除了在个人的艺术田野里激情笔墨,更多的是一心扑实地在群众文化事业的广阔天地中辛勤地泼洒汗水和智慧——日常工作中的这个活动那个活动所取得的工作成果有目共睹自不待言,仅就为东港市创建全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所做出的贡献就是令人瞩目并值得称道的——为了培养“民间绘画”作者,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到九十年代初,十余年间先后组织、主持举办了十四期现代民间绘画(原称农民画)创作培训班,培养了以现代民间绘画青年女作者张坤、隋明美等为代表的一百零五名作者,其中张坤的画作《母与子》、《妈妈》、隋明美的画作《宝

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征集《儿童生长监测卡》封面时分别被评为一、二等奖,张坤的《母与子》(一等奖)被用做封面,张坤因此被辽宁省妇联访美代表团吸收为成员之一,前去美国做创作交流……张所文因此荣获国家文化部等部门授予的“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优秀辅导员”、“中国现代书画艺术家”等多种称号。

行文至此,如果把张所文四十多年来的人生轨迹用一幅形象的画面来比拟,用那幅剪纸作品《开闸放水》来映照,当是至为贴切不过了——只不过他之“开闸放水”不是那种敞开闸门“一泻千里”的淋漓尽致,也不是那种“只有‘半瓶水’却偏要淌得很”的“做作”,而是一种“韧性的战斗”像山间小溪似的殷殷淙淙的流淌——形象地说:他就像一个勤劳的农夫,精心地守护着他的“责任田”,“细水长流”地浇灌着他的“秧苗”,矢志不渝地耕耘着春天赏心的“碧绿”和收获着秋日悦目的“金黄”。于是,那本封面没有任何图案叫做《思·诗·丝》的蓝皮的小册子就让我们分享了张所文收获的喜悦——尽管那本蓝皮的小册子说到底还不能算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书”,只是张所文从自己的“收藏夹”里,翻检出的一部分叫做“散文诗”的东西,试着用内部印行的方式装订成册(共印六十本),送给朋友圈子闲时“翻翻”和为自己留做纪念。尽管刚开始拿到那本“蓝皮书”时,我心中颇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敝帚自珍”,所谓“散文诗集”是那么容易出的,及至读罢,我才又一次地为自己的“想当然”而愧疚——尽管在我看来他不是搞文学创作的,但,《思·诗·丝》却让我重新认识了张所文,一个真正“什么都敢干什么都能干”的勤劳的张所文。如果说他的剪纸、文艺演唱作品、群众文化理论研讨文章以及民间绘画

作品等,天生就是其“责任田”里的应该有的“正宗”产品,那么《思·诗·丝》就是一个辛勤的农夫去自己“责任田”以外的田野里“捡山”捡来了的令人惊喜的额外的收获了。于是,为了匡正笔者的“想当然”,几经撙掇和蛊惑,就有了这部《男人独白》的出版。

《男人独白》以《思·诗·丝》为基础,共选录了作者四十多年来创作的二百多篇散文诗中的一百三十八篇作品。从文本构成的基因上说《男人独白》的结集出版,正是得益于作者用情感的“丝线”连接起来的对生活的“诗意”的“思考”。如果用形象的文字来概括《男人独白》,我们的面前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画面:一个说话不怎么流畅(有点结巴)也不愿意在众人面前说话的男人,侧身于属于他的“责任田”里,独自地体验和品味着劳作的艰辛,独自地诉说和享受着收获的喜悦,尽管劳作的艰辛是漫长的,收获的喜悦是“断点续传”的,但他也乐此不疲……终于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劳作已经积累成可以一次“下载”给自己或者“上传”给别人的喜悦,于是,他就深长地吁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就是《男人独白》文本的生成传达给我们的

总体意境。

从结构上说,《男人独白》借鉴了一些结集出版作品集的文本模式,文本的构成也分割了几个板块——“旅者姿态”、“生命履痕”和“爱的旋律”。这样的分割也许并不“科学”,集结到每个板块的作品也许并不是一种色彩,但在对作品文本的总体把握上却可以传达出作者的审美向度和审美追求,这样,读者就可以在不同的板块中读出不同的审美旨归和获取不同的审美意趣。

从选材上说,《男人独白》的审美观点是广泛而丰富的:举凡历史现实、情感物象、日月山海、花草树木、家族人生、自然气候、晨昏朝夕、男人女人……可谓纷纭繁复多有涉猎,琳琅满目包蕴万象。品之五味俱全,赏之七彩缤纷……

也许,还应该从语言文字、乃至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上对《男人独白》说点什么,但限于篇幅不说也罢。而多年来的阅读经验和习惯告诉我,对文本的欣赏和品评,只要体味和把握到了文本的总体意境及其主题,也就有了解读文本的钥匙,只不过“一千个读者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已。《男人独白》当不例外吧?

〔责任编辑 苏 铁〕

(上接 59 页) 梦如幻的清亮的月影真的闯进了他的内心,他却说:“你走进我心里/我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寻找自己》)。我想,这不是逃离,而是一种情愿,是身不由己,是诗人沉醉在情爱后的融化。诗句的背后隐藏着对爱的本质的呼唤。

古今中外传咏下来的爱情诗篇多矣。古今中外书写爱情的诗人多矣。古今中外的献身爱情诗篇写作的女诗人人数不少。相应来说,主要写爱情诗篇的男诗人则不

多,尤其在国内,在当下的男性诗人中清超应该算个例外。综观诗集中的诗篇,他呈现给读者的是对爱的追寻和思念,这思念是刻骨的!

让我借用他的《渴望“理解”是幼稚的爱情》中的诗句作为这篇短评的结束语吧:“情感是一处/看也看不明白/说也说不清楚的/风景”。那么,对江流中那个清亮的月影,谁又能说得清呢!

〔责任编辑 胡 马〕